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齊家內畫樓圖

且說馮淵，要從壁上拿刀，報那一鏢之仇，一聽祝福趕著他舅舅老爺，說怎麼這樣早就來呢。和尚說：「我也是半夜沒睡覺。」祝福說：「我們也是半夜沒睡覺。」和尚問：「你們半夜不睡覺，做什麼來著？」祝福說：「救人來著。」和尚說：「我半夜沒睡覺也是救人來著。」祝福說：「舅舅救的是誰？」和尚說：「我救的是菜園子那個顧氏，張得立的妻子。你們救的是誰？」祝福將要往下說，忽聽姑娘那旁說：「舅舅來了嗎？你進來罷，我告訴你一句話說。」和尚往後就走，說：「姐姐起來沒有？」老太太說：「我早就起來了。」和尚來至後面，見了姐姐與姑娘，剛剛坐下，姑娘就把始末根由，怎麼救的馮淵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和尚說：「甥女兒，這倒不錯了，怕他不準是個校尉罷？許他信口胡說哪？我因知道菜園子張得立的妻子叫金頭老虎賈士正搶了去了。我昨晚到了賈士正家裡，不知他們同什麼人在那裡動手。見由東夾道跑過一個人，我料著必是賈士正一黨之人，我到後樓上，殺了四個婆子，背著她從後樓跑出來了，就見著他跟下我來。我沒敢直奔廟去，由東北繞至後街，復又奔正西廟後而來。他在後邊說了話了，叫把這個婦人給他留下。我一想更是他們的人了，微一收步打了他一鏢，也沒管他的死活，我就進廟去了。據我想起來，他還不定是個好人不是好人哪。」姑娘說：「這個人，現在前邊櫃房睡覺呢，如不是個好人，咱們別把他放走了。」姑娘便叫祝大哥，把那位馮老爺請進來。你道馮淵怎麼沒出來動手哪，皆因是祝福管著那人舅舅老爺，想必是姑娘的舅舅，又聽他說救了菜園子顧氏，這個和尚倒也是個好人，雖然中了他一鏢，又是他外甥女兒救的，有此一想，故此不好意思出來動手。祝福說：「有請馮老爺，裡面說話。」馮淵復又持上刀，跟著祝福到了後面，見著和尚。僧人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馮淵一恭到地。和尚說：「方才聽我姐姐所說，貴姓是馮嗎？」馮淵說：「正是。沒請教師傅貴上下？」和尚說：「小僧廣慧。」馮淵又問：「寶刹？」回答法通寺。原來這個和尚，先前之時，跟著他姊丈尹剛杰保鏢為生，因他姊丈一死，自己很灰心，看人生在世如大夢一場，幾十年的光景，口眼一閉，萬事皆休。他看破世俗，才削髮為僧。他本姓劉叫萬通，外號人稱鐵牛劉萬通，就在這法通寺拜了靜元和尚為師，與他起名就叫廣慧，出家之後，人家管著他叫生鐵佛。此人生來性情古怪，愛管不平之事，皆因姐姐與甥女兒在東昌無人照看，故此才把她們接來離廟相近，為是好照應她們娘兒兩個。要與甥女訂婚，又沒相當的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富家嫌她們是異鄉人，寒家不就。皆因這件，才耽誤到三歲，尚且終身未定。馮淵問完了他，他復又問馮淵的事情。回答：「我叫馮淵，開封府站堂聽差，六品校尉，外號人稱聖手秀士。」生鐵佛問：「大概是相論出來辦差罷。」馮淵說：「萬歲爺冠袍帶履被白菊花盜去，我們是奉旨捉拿此人。」劉萬通問：「姑娘，你給他治好了，沒喝魚湯罷。」姑娘說：「正要叫我祝大哥買去哪。」和尚說：「不用買去了，我把他請在廟中，給他藥吃，比喝魚湯還強哪。」遂說：「馮老爺，請至廟中談話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馮淵說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遂即告辭老太太。劉氏說：「這是我兄弟。」又對萬通說：「此乃是貴客臨門，千萬不可慢待。」馮淵正往外走，劉氏又把和尚叫將回去，附耳低言，說了幾句話才出來。馮淵又給祝福行了禮，這才出離酒店，直奔法通寺。二人從前街進廟，直到禪堂來到屋內落座。叫小沙彌獻茶。馮淵問：「昨晚那個少婦，師傅可給送回家去了？」和尚說：「我送在她姑母家中去了。此時不能叫她露面，賈士正家內，有幾條人命，那就不好辦了。」又問：「她的婆婆可知此事？」和尚說：「我也與她送信了。昨日晚間，是馮老爺你沒把話說明白，緊說叫我給你留下，我當你是賈士正一伙之人，故此才打了你一鏢，多多有罪。」馮淵說：「我也是錯會了意了。我想你一個出家人，背著一個少婦，怎麼能是好人呢？」說畢，二人哈哈大笑。

和尚從裡間屋中，取出一包麵子藥來，倒在茶碗內，用水沖將下去，馮淵喝下，工夫不大，就聽馮淵肚內咕嚕一聲響，和尚說：「大概是馮老爺餓了罷？」馮淵說：「何嘗不是。」立時預備齋飯，不叫馮淵喝酒，二人飽餐一頓，撤將下去，獻上茶來。復又問：「白菊花是哪路賊人？」馮淵說：「陳州人氏，姓晏，叫晏飛。」和尚說：「莫不是晏子托之子？」馮淵說了：「對了。」又問：「此人現今可曾拿獲？」馮淵說：「不但沒拿住，連冠袍帶履都未請回去哪！我就為此事而來。」就把藏珍樓怎麼不好進去，裡面有內應，來請劉志齊的話說了一遍。和尚又問：「請到劉志齊沒有？」馮淵說：「請去了，昨日到他家中，他被人請出去瞧墳地看風水與人點穴，不一定幾時才回來叫！」和尚說：「昨日他從我廟中回去，怎麼與人家看墳地？別是他不肯見你罷？」馮淵說：「真要是在家，不見我，可不是交情。師傅與此人要好麼？」和尚說：「莫逆至交，終朝盡在我廟中談話。」馮淵說：「我可就要找他去。」和尚說：「不用，我派人去找他，一找便來。」馮淵趕緊一恭到地，說：「就勞師傅，派人辛苦一趟罷。」和尚把徒弟叫過來，說：「你去到劉家團，把你劉伯伯請來，說我這裡立等。」

小和尚去後，劉萬通又問：「馮老爺，作官之人，怎麼外號人稱聖手秀士？」這一句話，問得馮淵面紅過耳，羞怯怯的說：「實不瞞師傅說，我是綠林出身。」和尚說：「這就是了。老師是哪一位？」馮淵說：「我的師傅，姓吳，叫吳永安。」和尚說：「這可不是外人，人稱雙翅虎，對不對？謝童海是你甚麼人？」馮淵說：「那是我師叔。」又問：「馮老爺，定下姻親沒有？」馮淵說：「先在鄧家堡，後在霸王莊，又在王爺府幾處，因此就耽誤了。」和尚問他這些話，原是有心事，他臨出來之時，老太太附耳低言，就是叫他盤問馮淵有沒娶親，姑娘是大了，不知他的根基，又貪著他有官，品貌也不錯，問問他要沒成家，就把姑娘給他。

和尚問了他，是吳永安的徒弟，這門親可以作的了，又說：「馮老爺，既是你沒定下姻親，方才我這甥女兒，你也見過了，頗不醜陋，意欲與你為妻，不知馮老爺意下如何？」馮淵一聽，「唔呀唔呀」鬧了兩個唔呀，說：「師傅論這件事，我也不能不應，無奈我是奉展大人、蔣大人差遣前來，與劉先生下書，我要在半路定親，有礙於理。」和尚說：「只要馮老爺你願意，我就有主意。」馮淵問：「什麼方法？」和尚說：「親事只要定妥，有人問你，說頭前三年內定的，他們哪裡搜查那個細底去？就是馮老爺不願意，那可不行。」馮淵說：「我是情甘意願。」和尚說：「馮老爺既然願意，多少留下點定禮。」馮淵說：「不行，我是任甚麼沒有，有個夜行衣包袱還丟了，定是叫我們伙計偷了去了，玉佩等項我是素常不愛帶那些東西。」和尚問：「怎麼夜行衣丟了？」馮淵就把住店，過那菜園子，問老婆子，回來就丟了，去賈士正家中，又遇見徐良，定是他偷了去了等說了一遍。和尚問：「這徐良是誰？」馮淵說：「你難道沒看見他們前邊動手嗎？」和尚說：「我可知他們前頭動手，我沒上前去，故此不知是誰。」和尚為難了半天，一入手從箱子裡取出一宗東西，原來是一根籐新鵝黃色的絲蠻帶叫馮淵繫上，把馮淵那根絲蠻帶解下來，折疊折疊，用一張紅紙包上，就算為定禮。馮淵倒把一根新絲蠻帶繫好，把刀挎上，就見小和尚進來說：「劉伯父到了！」和尚說請，就見劉志齊青四楞巾，翠藍袍，腰繫絲縑，白襪朱履，白臉面，三絡長鬚，見了和尚抱拳帶笑。僧人合掌當胸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。馮淵過來，深深一恭到地，說道：「劉先生你一向可好？」劉志齊答禮相還。上下瞧看兩眼，並不認識，問和尚：「這位是誰？」生鐵佛說：「你們二位不認識？」馮淵接著說道：「劉先生是貴人多忘事，我叫馮淵，上次同著沈仲元到過府上一趟，還是在你府上住宿的，劉先生莫非竟自忘記了不成？」劉志齊說：「原來是馮賢弟，多年沒會的，我眼疏了。」連連告罪。馮淵就把三封書信掏將出來，遞與劉志齊。劉志齊接書，還未打開觀看，說：「昨日晚間，打門是你嗎？」馮淵說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劉志齊說：「怎麼賢弟你也不把話說明白了。我實情是在家中，聽說是南陽府的，我萬沒想到是你，總疑惑是團城子那裡請我來了。我如今與他們斷絕交情，倘要見面，倒有些礙難之處。」隨說著話，就把三封信打開一看，俱都看畢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馮老爺，如今作了官了，可喜可賀，這個方算是個正路。論說這三封書信，我衝著哪位都應當前去，無奈我可不能從命。此樓是我擺的，衝著東方保赤。如今他們小兄弟們任意胡為，我再三勸解，他們執意不從，我與他們斷絕交情，三節兩壽之禮，我都一概不收了。我如今要去破樓，他們不能不知，我豈不是反覆無常的小人？你們幾位惱了我都使得，我不能做這樣事情。此樓沒有多大的奧妙，你們那裡不是沒有能人，辨別著辦理辦理就行了。」馮淵說：「不行，非你老先生去，此樓萬不能破。」央求再四，連和尚也說著如

今怎麼是親戚，把甥女兒給了馮老爺的話說了一遍。劉志齊無奈，說：「我可去不得，我給你們畫張樓圖去，此樓可破。」和尚問道：「幾時方能畫得？」劉志齊說：「後天可得。事不宜遲，我還是就走。」馮淵、和尚送將出來，復又重施一禮。劉先生去後，和尚又帶著馮淵至酒鋪內拜見岳母，給了定禮，仍然回廟。等到第三日，樓圖畫成，馮淵拿著樓圖，回到公館。要知如何破藏珍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